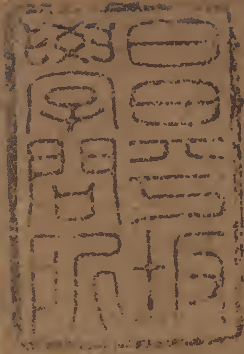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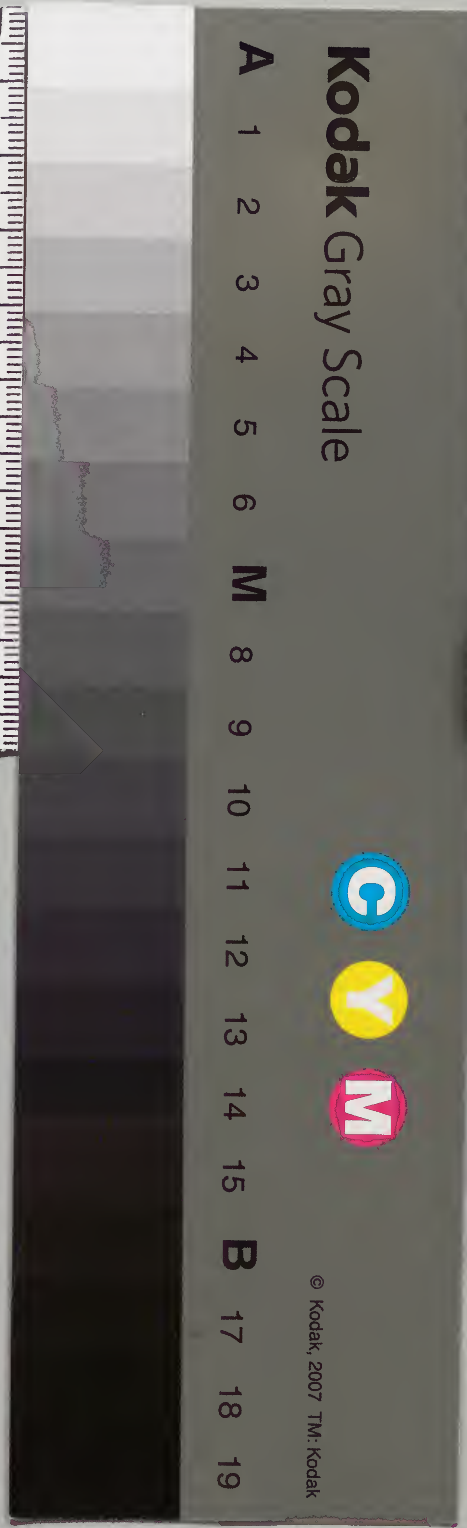
檀几書架書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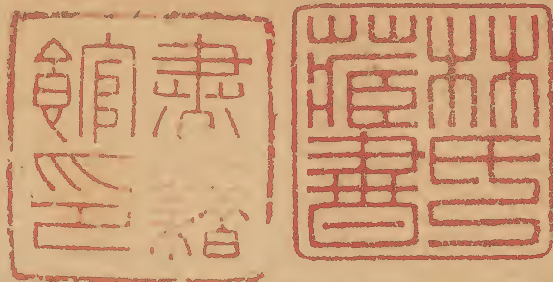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一	七	類
四	一	四	號
九	一	四	函
三	九	一	架
一	三	九	冊

內閣文庫			
三	一	七	漢
七	一	四	書
一	二	四	號
九	二	四	冊
一	九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4
冊數	12 (9)	
函號	371	27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

武林王



武林王



天都張潮山來

同輯

漁洋詩話

新城王士禎阮亭著

五言

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而昭明之選所錄
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中頗
雜四言又公讌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予撰漢魏六

漁洋詩話

朝五言詩。視蕭選微有異同。至其菁英。鮮闕略矣。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
 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敘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班
 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
 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謂之古詩。
 亦可。故並多採摭。若六朝子夜讀曲等歌。悉不載。
 齊梁以後。短句。已是唐律。唐絕。楊用修五言律祖。既
 有專書。茲頗取其警策絕句亦然。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襲

積之閒。非愚則矣。此後作者。代興。鍾記室之評。躡
 矣。愚嘗論之。當塗之世。思王為宗。應劉以下。羣附
 和之。惟阮公別為一派。司馬氏之初。茂先休奕。二
 陸三張之屬。槩乏風骨。太冲挺拔。崛起臨菑。越石
 清剛。景純豪雋。不減於左。三公鼎足。此典午之盛
 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後先。不可以時代論
 矣。

宋代詞人。康樂為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
 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分路揚鑣。仲偉之品。

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矣。

齊有元暉。獨步一代。元長輔之。自茲之外。未見其人。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固知此道真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陳朝寥寥。孝穆稱首。總持流品。視徐未空。並論然華。實兼美。殆欲過之。子堅蕪累。愧其名矣。

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最爲高唱。高敖曹短章不減斛律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矣。邢魏之流。未強人意。劉昶蕭愨。踰淮不化。亦未易才。後周寥寥。雁得子淵子山。二人之才。一時瑜亮。而鍾儀之悲。開府爲至矣。

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羣下。長城白馬。二篇殊不類陳隋間人。楊處道沉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闕唐人陳杜沈宋之軌。非餘子所及也。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

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貞
元元和閒韋蘇州古淡柳柳州峻潔二公於唐音
之中超然復古非可以風會論者今輒取五家之
作附於漢魏六代作者之後李詩篇目浩繁屢取
古風未遑悉錄然四唐古詩源流可略觀焉

右略論五言升降之變如此卷之繁簡矣第雖觀當
時作者輩行篇什多寡然風氣轉移頗示曠時如
阮籍別於鄴下諸子左思別於壯武諸家叔源別
於諸謝何遜江淹冠於沈范諸如此類且存微旨
覽者遇於意言之外可焉

七言

愚撰五言詩竟復鈔古逸漢魏迄唐宋金元諸家長
句爲七言詩若干卷謝太傅問王子猷云何七言
詩對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如水中之鳧此命
名所自也

七言始於擊壤歌雅頌之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懲
而誌後患學有緝熙於光明至臨河歌南山歌以
下其辭匪一皆七言之權輿也鈔古歌一卷若皇

娥白帝二歌屬王嘉僞撰則附錄卷末

大風垓下肇始漢音至武帝秋風栢梁其體大具曹子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惟鮑明遠最爲適宥七言法備矣鈔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流繁縟愚均無取焉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調反在少陵之上。避矣。然遂以此槩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

相仿倣膚詞剩語。一唱百和。是豈何氏之旨哉。今略取李嶠以下氣格頗高者得四篇以見六朝入唐源流之槩云。鈔初唐詩一卷。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始盛。王右丞李東川暨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剏獲。今鈔盛唐五家之作爲一卷。王龍標崔司勳。開取一二附之。

詩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不逮。蓋萬古元氣之奧。

至杜而始發之。今別於盛唐諸家。鈔杜詩一卷。

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貞

元元和閒。能學杜者。惟韓文公一人。鈔韓詩一卷。

李義山韓碑一篇。追配昌黎。附之卷末。

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

長句。高處欲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廬山

高一篇。公所自負。然殊非其至者。鈔歐陽詩一卷。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

蓋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

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鈔蘇詩一卷。文定視文

忠。邗莠矣。今略十餘篇附之。以備看山一家之詩。

蘇文忠公。凌蹕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

輩之虛懷。如是。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

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

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以配

食子美。夔亦非山谷意也。鈔黃詩一卷。

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黃嘗自負其詩。在晁

張之上。顧无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叔用具

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无咎之上。議者以為惟陸務觀能髣髴之。非過論也。鈔二晁詩一卷。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惟陸務觀為大宗。七言遜杜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沉鬱頓挫少耳。然竟非餘人所及。鈔陸詩一卷。

南渡以後。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金元之間。元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鈔元詩一卷。中州集載劉迎無黨長句數篇。風格獨高。

附錄

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自負。如漢庭老吏。愚數觀學古錄。其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寡耳。鈔虞詩一卷。劉靜修刻畫遺山。間有可采。略取數篇附之。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惟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疎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以別矣。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今略其合作。鈔吳詩一卷。

有明一代。作者眾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劉

子高為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
迤。獨於沉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
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為崑崙墟。近日錢受之
七言學韓蘇。其筆力學問。足以赴之。愚於明詩別
有論次。此鈔不及云。

愚鈔諸家七言長句。大旨以杜為宗。唐宋以來善學
杜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遂盡於此。觀唐
人元白張王諸公。悉不錄。正以鈔不求備故也。舉
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後之君子。
止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六

武林 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文房約

新安江之蘭含徵著

約者檢束也。有誠之之義焉。焉用誠。蓋窗明
几淨。筆墨精良。中有幽人。探蹟索隱。含英咀
華。或師友敦學。或獨寐寤歌。頤生則閉息反
觀。遣懷則解衣芻礪。安可有韻之寶。敗意

之事耶。作文房約。

談市井

居闐闐之中。爭錐刀之末。五都駟儉。掉其三寸柔
舌。招致菜餽。喋喋利口。固其宐也。文房何地。語亦
如之。則所謂敬業樂羣。爲何事乎。凡我同人。先須
革此。

競綺麗

裋褐不完。捉襟肘見。士志於道。頗能安之。彼衣輕
策肥。中紺而表素者。對之反有慚色。又何必金下。

其外而敗絮其中乎。

狼藉文史

牙籤錦軸。充架盈筭。誰甲誰乙。信手拈來。雖李清
照。敏慧過人。當亦置放有序也。何物沒字碑。強稱
檢閱。未及終篇。拋擲而去。真俗不可醫耳。

雅器位置無次

語曰。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言其有
倫次而遠穢也。一室之中。則有竹几。繩牀。藥爐。茶
竈。一案之上。則有子墨。楮卿。膽瓶。雀硯。務令頓措。

得宜拂拭精潔不然則龍池生壁蝨虎子養溪魚
之謂所不免矣

碁畢不歛子入奩

中郎以圍碁為坐隱所以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稽
古之餘偶一及此亦非文房之所屬禁獨是對壘
不終局或碁畢不歛子此皆呼盧博筭惡負喜勝
者之所為吾無取焉

對花不煮茗

詩書涵聖脉草木棲神明一草一木當其含香吐
艷倚砌臨窗真足賞心悅目助我幽思亟宜烹茗
頂石花悠然飲啜反此者非

鼓琴不焚香

刺船入海吾師怡情動操揮絃文王在目琴固聖
人之樂也爐香馥郁則縹緲餘音隨篆烟而圓裊
若草率從事是王門伶人矣

不滌硯

端溪龍尾石多瑩潤若不勤加洗滌是西子蒙不
潔也以之作書則春蚓秋蛇動成澀滯以之作畫

則薄霧輕烟末由蒸染矣。

飲佳茗不盡及漱

扶輿沉澹。往來于奇峰怪石間。結成佳茗。故幽人逸士。紗帽籠頭。自煎自喫。車聲羊腸。無非火候。苟飲不盡。且漱棄之。是又呼陸羽為茶博士之流也。

飲酒至吐

酌酒罵座。已是可憎。若狂飲至吐。則胸中奇文。俱傾并瀉。人皆掩鼻而過之矣。

不顧而唾

九天飛唾。珠玉隨生。喻文之佳也。非唾也。不知其然。尤而效之。十斛灰不足洗其胃。

唱弋腔

文思清苦之時。良朋雅敘。酒後耳熱。唱子和汝。亦足以適。至若拍板門槌。大家警譚。顧曲周郎。聞之却走。豈復辨其移宮換羽哉。

下象棋

空圍碁子聲。丁丁然。東坡居士。不喜圍碁。且聞聲而喜。若象碁。則牧奴販負。環聚喧闐。教以走車槩。

卒其人其技直當與擔糞比肩而數也。

黏物不拭案

不拭案則觸汚經史。且招青蠅斷不可也。

用字紙包裹除穢

六法既備體象無遺。莫尊乎字。觀等音反切諸義。悉本天地自然。聖人因而指示。倘不加珍惜。是不畏天命也。况用之包裹除穢乎。

喫烟噴人而紙煤四擲

烟之性味。本草所不載。不知昉于何年。今則遍滿

宇內。無人不嗜。名之曰相思草。賓朋醮會。雲霧塞空。尤可駭異者。豪右之門。召集女客。不設簾箔。觀劇飛觴。二八妖鬟。手擎烟具。先嘗後進。一如妓童之奉其主。甚至含烟緩吐。視生旦之可意者而噴之。無所顧忌。噫。濶達大度。舉世幾同韓熙載矣。夫衆醉獨醒。爲千夫所指。亦殊不必然。文房雅地。喫烟噴人面。亦不可也。紙煤四擲。則又熒熒不滅。炎炎奈何矣。

掛工畫

文房約

五日一石。十日一水。非工于畫。工于神也。今人求工于畫。則金碧輝煌。燦然奪目。不曰十洲。即曰小李。售贗鼎者。接踵其門。此髡人之技。于文房奚宜。

捫爐

赤手捫爐。則生螺紋。且損精采。

畫棹

無紙可書。不難多種蕉葉。何必塗鴉在案。豈欲如右軍之興到筆隨。龍蛇滿几耶。

折花

芝蘭玉樹。生于庭堦。不知費幾許栽培。折而傷之。定非韻士。昔折花詞云。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鬢邊斜。因花及人。非真惜花者。

鼷鼻書聲

善讀書者。聲調抑揚。紙窗竹屋。風雨淒然之際。聞之心形俱寂。躁氣全銷。若鼻氣不利。而強効顰。即謝東山作洛生咏。所不取也。

文士習氣

香雪齋主人嘗贈友詩云。可怪讀書庸。滿面之乎。

字不若商賈人滿腹江湖事習氣可乎。

足恭

雖抱鼓折磬。有似於迂。至于脊下尻高。而為旁觀所恥。則又大不可也。

蕙

近憂遠慮在集木臨谷者之所不可無。然窘若拘囚。無瀟灑趣。雖天機開發。文興勃然。亦因之而中阻。矧能怡情悅性。探元珠于赤水乎。終當戒此。

檀几叢書一集卷二十七

武林 王 焯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蕈溪自課

四明馮京第躋仲著

日課第一

一日十二時。晝夜平分之。以卯正四刻。合酉正初刻。為一時。故率計六時而立課。或以八時為斷。聞之。人生於寅。恒言一日之計在寅。是時至寅。即當

作矣。亥。廼。人。定。而。為。定。昏。是。戌。未。盡。猶。未。宜。定。也。
一。日。之。功。必。始。於。寅。終。於。戌。詩。云。夙。興。夜。寐。其。在。
是。乎。合。計。一。日。得。九。時。七。十。二。刻。寸。陰。分。陰。苟。無。
虛。度。卽。性。鈍。齒。長。皆。不。足。致。恨。也。漢。食。貨。志。所。云。
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注。以。為。每。日。半。夜。為。一。月。
增。十。五。日。則。是。一。歲。得。四。百。四。十。日。假。使。甯。越。十。
五。歲。卽。二。十。二。年。有。半。功。矣。凡。課。以。至。簡。為。主。常。
以。其。功。什。之。三。為。課。使。有。餘。力。如。資。性。可。萬。言。者。
只。以。三。千。言。為。率。然。課。必。滿。程。始。止。誓。心。師。友。鬼。

神。日。不。足。以。夜。繼。之。夜。不。足。以。申。且。繼。之。非。疾。勿。
休。非。君。父。之。命。勿。奪。所。課。既。足。輒。益。其。功。以。多。為。
貴。不。復。程。限。

旦。明。寅。溫。已。讀。書。課。誦。以。篇。計。每。背。誦。如。干。遍。

朝。明。卯。念。未。讀。書。課。誦。以。行。計。每。授。如。干。遍。

蚤。食。辰。課。同。卯。時。

或。須。酬。應。人。事。對。賓。朋。卽。撤。此。時。為。之。過。
此。下。簾。謝。絕。若。入。山。閉。廬。禮。俗。之。事。一。切。
都。廢。

禺中已 鈔書以字計 每行幾字 鈔凡幾行

正中午 飯罷臨法帖以字計 真篆百字行草倍

之

日映未 學射發五乘 於野則射於室則學張弓

日好申 作詩一篇 日課一詩 此陸放翁法

日暮酉 著文一篇 大篇以戌繼之

黃昏戌 任意觀諸部書定課 如干 葉增課無限

或佐以飲酒如蘇子美法晝勿飲酒妨功

有賢人至則以講論代讀誦遇燕席先畢

課乃赴不則夜歸補之丘仲宗以中宵鐘

鳴為限蘇子瞻雖醉歸必觀書至三更以

亥子丑三時偃息比之古人終夜不寐者

已為情矣

旬計第二

句計以淡句課十日也

誦過某書 如干

作過某詩文 如干

不及輒補其數毋俾過旬

月要。以彌月課三旬也。

壹如旬計。

時會第四

時會以一時課三月也。

誦過某書

如千

成誦者

如千

篇。

歲成第五

歲成以一歲課四時也。

大計其功。諸書脫忘。詩文草採。棄者不入計。

帳各得共

如千

篇。簿錄置案上。除夕以牲醴

果。何勞書籍。研筆之神。訖即自臨。饗之為五

臧神作供焉。此賈島法也。

一分歲法

歲朝治經史。

自正月至四月為歲朝

歲中治詩賦。

自五月至八月為歲中

歲夕治舉業。

自九月至十一月為歲夕

二分時法

孟月治經。

仲月治史。

季月治詩賦。

三時為三番

冬

治制舉業。

薄山... 葦溪自課

三分月法

奇月治古文詩。偶月治制舉業。

四分句法

上句治經史。中句治詩賦。下句治制舉業。

課法四則。予皆嘗試行之。有效。蓋功必分治者。貴精專也。大抵遠科場。用分時分歲法。近科場。用分旬分月法。學者惟所取擇。其在仕學。去舉業。別治他功。或專通今事。可焉。若專門治舉業者。非課所問。

讀書三要

讀書有三要。一曰日有成課。朱子讀書法云。寬著期限。緊記課程。夫今日作。明日輟。雖一覽萬字。一目十行。終何益。成課有功。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木雖穿石。鐵杵作鍼。不爭寡博。進速但觀。克成若何耳。一曰讀書不如鈔書。古人讀書。皆經手鈔。蓋有三益。一加簡練。一備遺忘。一兼學書法。不為家不蓄書也。凡讀經史。其義欲全部貫通。其文欲逐字採掇。有全鈔。有摘鈔。此巾箱自備本也。一曰通一書畢。始治一書。



讀書之患。只是愛博不精。欲速不詳。蘇子瞻教人看漢書。作數次讀。各以其類求之。學成八面應敵是也。朱子云。讀書之法。須從頭至尾。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此言極為簡要。

讀書作文六字訣

予幼聞師訓六字曰。熟讀書。多作文。蓋書熟讀則自明。文多作則自工。此雖不資師友可也。古人讀書。每授數百遍。句句分明。朱子家訓論此最詳。所云讀書心眼口有三到是也。

作文一字訣

嘗論作文有一字訣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牆壁。時時就觀。改之。旬日後。詳定始脫草。此歐陽文忠公法也。

附自課庵銘

銘曰。吾以黃卷為師。輔以筆研為朋友。以丹黃為講論。以誤書難字滯義為榎楚。以四庫為收漁資。糧以環堵為天地六宇。古人與語。古人與處。蓋此庵更始於秦火之餘。代有主者。至予而又一易主。

於是安居而自課焉。吾又何恨乎寡儔而鈔侶邪。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八

武林 王 暉 ·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 山來

讀書燈

四明馮京第 斲仲著

幼而孤苦。欲學無資。然資至無燈火。可謂窮矣。晉沙門釋惠遠。遊學出家。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蓋燈燭費故事語出此。空門乃有此好事人。可免導法師採薪之苦矣。北遊京

師烏相燭不可得。燒牛羊脂。膻臭觸鼻薰眼。油燈難致。燈心草。按敗絮作炷。童奴取給。敝裘供之。殊乏明光。此皆增貧士窮况耳。嘗自削竹為燈。著脚施柱。羃以素紙。齋頭雅供也。奴子恒以油乾告。因思古來代燭之物夥矣。言之好讀書者。奚必燈哉。掇其人事。圖寫形狀於燈幕上。以五七言語記之。以自勗云。凡十有三圖。

飲食油一 宋邵子康節也

先生夜讀易。煎和失膏脂。此法須知加一倍。會取聲希味淡時。

桐油子二 宋朱昂也

侍郎住衡山。三年拾桐子。不用阿爺千文錢。買斷九經十七史。

松明三一 曰松節 齊顧歡朱孔延之也

斫松熟松明。晝耕夜自讀。與公執燭伴無眠。吞取烟煤定妙墨。

薪四 晉葛洪也

讀書燈

上山采薪艱入市苦紙貴書中自有九還丹常恐神
僊不識字。

麻炬五 梁劉峻也

丘中種麻苧縛稭以為炬火燒鬚鬢知不知何不焯
掌困如許。

蒿六 漢任末也

任公隱蒿中夜以蒿自照茅庵荆筆供有餘掉頭不
磨天子詔。

荻七 梁劉綺隋沈恒也

惜荻如惜陰折荻寸寸燒不見吳兒船載荻沈塘南
畔飯錯焦。

糠八 齊顧歡也

食糠不解肥然糠那有輝男兒努力癡黠半田中黃
雀食稻飛。

螢囊九 晉車胤也

勤書有榜樣練囊螢無恙案頭乾死車公愁何不食
字為麻望。

月星十 漢任末齊江泌也

借月乞星光。任子與江郎。有時墮地還上屋。人言非
癡如是狂。

雪十一 宋齊孫康梁范雲也

對雪持酒杯。詎如手簡策。何當負笈峨嶒巖。六月不
消千巖白。

鄰壁十二 漢匡衡也

鄰火四壁餘。貧女夜見逐。匡生善偷鄰。不妒殿上說
詩然官燭。

藜杖十三 漢劉向也

天公甚好書。吹火驚天祿。安得青藜化燭龍。遍照寒
士閣中屋。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九

武林 王 晫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學畫淺說

繡水王槩安節著

世之論畫者。或尚繁。或尚簡。繁非也。簡亦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惟先集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

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請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無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後。嘉陵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曰難。可曰易，亦可。惟胸貯五岳，目無全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馳突輩，巨之籀籀，直躋顧鄭之堂。奧若倪雲林之師，右丞山飛泉立而為水，淨林空若郭恕先之紙，鳶放線一掃數丈而為臺閣，牛

毛繭絲則繁亦可，簡亦未始不可。然欲無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難，欲練筆簡淨必入手繁。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蓋可忽乎哉。

六法

南齊謝赫曰：氣運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類傅彩，曰經營位置，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成，氣運必在生知。

六要六長

宋劉道醇曰：氣運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

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

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怪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

三病

宋郭若虛曰。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板則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福。不能圓渾。二曰刻。刻則逆筆中疑。心手相反。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結則欲行

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能流暢。

十二忌

元饒自然曰。一忌布置拍密。二忌遠近不分。三忌山無氣脉。四忌水無源流。五忌境無曠險。六忌路無出入。七忌石只一面。八忌樹少四枝。九忌人物偃僕。十忌樓閣錯雜。十一忌滃淡失宜。十二忌點染無法。

三品

夏文彥曰。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

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前人成論也。唐朱景真於三品之上。更增逸品。王休復廼先逸品而後及神妙。其意則祖於張彥遠。彥遠之言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成謹細。其論固奇矣。但畫至於神。能事已畢。豈有不自然者。若逸品則白應置三品之外。豈可與妙能議優劣哉。若失於謹細。則成無非無刺。媚世容悅。而爲畫中之鄉愿。與媵妾。吾無取焉。

分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畫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遠。夏彥之。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也。

重品

自古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畫傳。而濳於繪事者。代不

乏人。茲不能具載。然不惟其畫。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畫。令人疊疊起仰止之思者。漢則張衡。蔡邕。魏則楊修。蜀則諸葛亮。亮有南藝。圖以化俗。晉則嵇康。王羲之。王廙。書畫皆為。王獻之。溫嶠。宋則遠公。有江淮。名山圖。南齊則謝逸少師。唐則盧鴻。有草堂圖。宋則司馬光。朱熹。蘇軾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關董巨。以異代齊名。成四大家後。而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為南渡四大家。趙孟頫。吳鎮。黃

公望。王蒙。為元四大家。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雖屬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謂諸大家者。不必分門立戶。而門戶自在。如李唐。則遠法思訓。公望。則近守董源。彥敬。則一洗宋體。元鎮。則首冠元人。各自千秋。赤幟難拔。不知諸家竹子。近日屬誰。

能變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

鹿柴氏曰。趙子昂居元代。而猶守宋規。沈啓南本明人。而儼然元畫。唐王洽。若預知有米氏父子。而潑墨之關鑰先開。王摩詰。若逆料有王蒙。而渲淡之衣鉢早具。或創於前。或守於後。或前人恐後人之不善變。而先自變焉。或後人更恐後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堅自守焉。然變者固有膽而不變者亦有識。

計皴

學者必須潛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

手相應。然後可以雜採旁收。自出鑪冶。陶鑄諸家。自成一家後。則貴於渾忘。而先實貴於不雜。約略計之。

披麻皴 亂麻皴 芝麻皴 大斧劈

小斧劈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礬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雨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某。余已別載於山石分圖之上。茲不贅。

釋名

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曰斡。淡以斡筆橫臥惹而取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而淋之曰渲。以水墨袞同澤之曰刷。以筆直往而指之曰捺。以筆頭特下而指之曰擢。擢以筆端而注之曰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苔樹。界引筆去謂之曰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成烟光。全無筆墨踪跡曰染。露筆墨踪跡而成雲縫水痕曰漬。瀑布用縑素本色。但以焦墨暈其傍曰分。山凹樹隙微以淡墨滃泐。

成氣上下相接曰襯。

說文曰。畫。𠂔也。象田𠂔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間岬下曰巖。路與山通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山下有潭曰瀨。山間平坦曰坂。水中怒石曰磯。海外奇山曰島。山水之名約略如此。

用筆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

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雲影明晦。卽謂之無墨。王思善曰。使筆不可反爲筆。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凡畫有用畫筆之大小。蟹爪者。點花。染筆者。畫蘭與竹筆者。有爪寫字之兔毫。湖穎者。羊毫。雪鵝柳條者。有慣倚毫尖者。有專取秃筆者。視其性習。各有相近。未可執一。

鹿柴氏曰。雲林之做關全不用正峰。乃更秀潤。關全實正峰也。李伯時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

鈕透入書中。則書亦透畫中矣。錢叔寶遊文太史之門。日見其搦管作書。而其畫筆益妙。夏景與陳嗣初。王孟端相友善。每於臨文見草。而竹法愈超。與文士薰陶。實資筆力不少。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潤字。神采秀發。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徐文長醉後拈寫字。敗筆作拭桐美人。卽以筆染兩頰。而丰姿絕代。轉覺世間鉛粉爲垢。此無他。蓋其筆妙也。用筆至此。可謂珠撒掌中。神遊化外。書與畫均無岐致。不寧惟是。南朝詞人。

直謂文為筆。沈約傳曰。謝元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杜牧之曰。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夫同此筆也。用以作字。作詩。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癢處。即抓着自己癢處。若將此筆作詩。作文。與作字畫。俱成一不痛不癢世界。會須早斷此管。有何用哉。

用墨

李咸惜墨如金。王洽潑墨。潘成畫。大學者必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舊墨。祇宜畫舊紙。做舊畫。以其光銜。盡歛火氣。全無如林逋。魏野。俱屬典型。允宜並席。若將舊墨。施於新繪。金牋。金箋之上。則翻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舊墨之不佳也。實以新楮繪。難以相受。有如置淡山。有道之淳古衣冠。於新貴暴富座上。無不掩口胡盧。臭味何能相入。余故謂舊墨。留畫舊紙。新墨。用畫新繪。金楮。且可任意揮灑。不必過惜耳。

重潤渲染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畫建康山勢。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暈開山石。加淡螺青於礬頭。更覺秀潤。○以螺青入墨。或藤黃入墨。畫石其色亦浮潤可愛。○冬景借地爲雪。以薄粉暈山頭。濃粉點苔。○畫樹不用更重。餘瘦枝脆。卽爲寒林。再用淡墨水。

重過加潤之。則爲春樹。○凡畫山着色與用墨。必有濃淡者。以山必有雲影。有影處必晦。無影有日色處必明。明處淡。晦處濃。則畫成儼然。雲光日影。浮動於中矣。○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李營丘雪圖。峰巒林屋。盡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濶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凡打遠山。必先以香朽其勢。然後以青以墨。一一染出。初一層色淡。後一層略淡。最後一層又淡。蓋愈遠者。得雲氣愈淡。故色愈重也。○畫橋梁及屋宇。須用淡墨潤一二次。無論着色與水墨。不潤卽淺。

薄○王叔明畫有全不設色只以赭石淡水潤松身略勾石廓便丰采絕倫

一 天地位置

凡經營下筆必留天地何謂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主意定景竊見世之初學據爾把筆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覺意阻那得取重於賞鑒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長論畫以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

若無天密如無地為上此語似與前論未合曰文長乃瀟灑之士却於極填塞中具極空靈之致夫曰曠若曰密如於字句之縫早逗露矣

破邪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吳小仙於屠赤水畫箋中直斥之為邪魔切不可使此邪魔之氣繞吾筆端

去俗

筆墨間寧有穉氣母有滯氣寧有霸氣母有市氣滯

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學者其慎旃

設色

鹿柴氏曰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也人有眉目唇齒明皓紅黑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鳳擅苞鷄吐綬虎豹炳蔚其文山雉離明其象此物之設色也司馬子長援據尚書左傳國策諸書古色燦然而成史記此文章家之設色也庠首張儀變亂黑白

支辭博辨口橫海市舌捲蜃樓務爲鋪張此言語家之設色也夫設色而至於文章至於言語不惟有形抑且有聲矣嗟乎大而天地廣而人物麗而文章瞻而言語頓成一着色世界矣豈惟畫然即淑躬處世有如所謂倪雲林淡墨山水者鮮不唾面鮮不噴飯矣居今之世抱素其安施耶故卽以畫論則研丹攄粉稱人物之精工而淡黛輕黃亦山水之極致有如雲橫白練天染朱霞峰蘊曾青樹披翠剝紅堆谷口知是春淡黃落車前定爲秋

晚。豈。非。胸。中。備。四。時。之。氣。指。上。奪。造。化。之。功。哉。

又曰。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初無淺絳色也。淺絳色。昉於董源。盛於黃公望。謂之吳裝。傳至文沈。遂成專尚矣。○黃公望皴。倣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勾出大槪。○王蒙多以赭石和藤黃着山水。其山頭。喜蓬蓬鬆鬆。畫草。再以赭色勾出。時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畫人物。可用滯筆之色。畫山水。則惟事輕清。石青。只宜用所謂梅花片一種。輕輕着水乳。細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則頓成青粉矣。○凡正面用青綠者。背面必以青綠襯之。其色方飽滿。

石綠。綠質甚堅。先宜以鐵椎擊碎。再入乳鉢內。用力研方細。用蝦蟇背者佳。○青綠加膠。必待臨時。以極清膠水。投入碟內。再加清水。溫火上略鎔用之。用後。卽宜撇去膠水。不可存之於內。以損青綠之色。謂之出膠。若出不盡。則次回取用。青綠便無光彩。若用則臨時再加新膠水可也。

硃砂用箭頭者良。次則芙蓉塊。正砂。

雄黃。揀上號通明鷄冠黃。研細水飛用之。但金上忌用。金箋着雄黃。數月後。即燒成慘色矣。

傅粉。研粉必須手指。以鉛經人氣。則鉛氣易耗也。

張心齋曰。近見畫人面者。竟不用粉。以製赭石塗之。雖經久不變色。惜製赭石法不肖傳人耳。

調脂。須用福建胭脂。張心齋曰。杭州胭脂。甚佳。

藤黃。當揀一種如筆管者。曰筆管黃。最妙。○舊人畫

樹。率以藤黃水入墨內。畫枝幹。更覺蒼潤。

靛花。福建者為上。凡靛花四兩。乳之。必須人力一日。

始浮出光彩。○凡製他色。四時皆可。獨靛花必俟三

伏。蓋必置烈日中。一日。晒乾。乃妙。若次日。則膠宿矣。

赭黃色。藤黃中加以赭石。用染淡秋樹木。葉色蒼黃。

自與春初之嫩葉淡黃有別。如着秋景中山腰之平

坡。草間之細路。亦當用此色。

老紅色。樹葉中。丹楓鮮明。烏桕冷豔。則當純用硃砂。

如柿栗諸夾葉。須一種老紅色。當于銀硃中加赭石。

蒼綠色。初霜木葉。綠欲變黃。有一種蒼老黯淡之色。

當於草綠中。加赭石用之。秋初石坡土運。亦用此色。

和墨。樹木之陰陽。山石之凹凸處。於諸色中。陰處凹處。俱宜加墨。則層次分明。有遠近向背矣。若欲樹石蒼潤。諸色中。盡可加以墨汁。自有一層陰森之氣。浮於丘壑間。但硃色只宜淡着。不宜和墨。

絹素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周昉韓幹後。方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麓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畫。開本立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麤絹。徐熙絹。或如布。宋

有院絹。勻淨厚密。有獨梭絹。細密如紙。潤至七八尺。元絹類宋。元有必機絹。亦極勻淨。蓋出吾禾。魏塘宓家。故名。趙子昂盛子昭多用之。明絹內府者。亦珍等。宋織。○古畫絹。淡墨色。却有一種古香。可愛。破處必有鯽魚口。連有三四絲。不直裂也。直裂者偽矣。

禁法

絹用松江織者。不在銖兩重。只揀其極細如紙。而無跳絲者。粘幘子。即杼子也。之上。左右三邊。其邊若緊須打濕。粘不爾則扯不調。幘下以竹簽簽之。以細繩交互纏幘。莫結死結。待上

攀後扯平無凹無偏。然後打死結如絹長七八尺則幘之
 中間宜上一撐棍。凡粘絹必俟大乾方可上攀。未乾
 則絹脫矣。攀時排筆無侵粘邊。侵亦絹脫矣。即候乾
 不侵粘處。因梅天吐水而絹欲脫。則急以攀搽邊上。
 又萬一侵邊而有處欲脫。則急以竹削鼠牙釘釘之。
 攀法。夏月每膠七錢。用攀三錢。冬月每膠一兩。用攀
 三錢。膠須揀極明而不作氣者。近日廣膠多入麩麵
 假造。不堪用。攀須先以冷水泡化。不可投熱膠中。投
 入便成熟。攀矣。凡上膠攀。必須分作三次。第一次須

輕些。第二次飽滿而清。清上之。第三次則以極清為
 度。膠不可太重。重則色慘。而畫成多迸裂之虞。攀不
 可太重。重則絹上起一層白鋪。畫時滯筆。着色無光
 彩。凡畫青綠重色。畫成時宜以極輕攀水。以大染筆
 輕輕托色上。裱時方不脫落。絹背觀處亦然。攀時幘
 子宜立起。排筆自左而右。一筆換一筆。橫刷刷宜勻。
 不使其漬處一條一條。如屋漏痕。如此細心。攀成即
 不畫亦屬雪淨江澄。殊可締玩。若畫遇稍龕之絹。則
 用水噴濕石上。搥眼區。然後上幘子攀。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耳。至倪雲林。字法道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文衡山行款。清整。沈石田筆法灑落。徐文長詩譎奇橫。陳白陽題誌精卓。每侵畫位。翻多寄趣。近日俚鄙匠習。宜學沒字碑。為是。

煉礫

凡顏色礫子。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生薑汁及醬塗底下。入火煨頓。永保不裂。

洗粉

凡畫上用粉處。微黑。以口嚼苦杏仁水洗之。一二遍即去。

揩金

凡金箋金扇上。有油不可畫。以大絨一塊。揩之。即受墨矣。用粉揩固去油。但終有一層粉氣。亦有用赤石脂者。終不若大絨之為妙也。

礬金

凡金箋金起難畫。及油滑膠滾。畫不上者。但以薄薄

輕礬水刷之。卽好書矣。如好金牋。畫完時。亦當上以輕礬水。則付裱無迸裂粘起之患。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

武林王暉丹麓

新安張潮山來同輯

廣惜字說

仁和張允祥吉士著

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甚矣。筆端之禍。爲最烈也。子見邇來惜字紙。少刊布甚廣。卽焚字之會。亦各膳僧取拾。無非啓迪善心。羽翼聖教云爾。然人知惜字於

有字之後不知惜字於未有字之先予因取其意而廣之列為十則俾同人擲管時倍加乾惕則於世可以寡怨尤於口可以杜虛枉於心可以全忠厚其所以延齡惜福寧有量哉爰授之梓以公同志

一案牘如山為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遇盤錯亦將迎刃而解倘執已見淡文周內則民之冤抑必多獨孤及曰一字之加勝於三千之刑可不慎歟凡下筆有顛倒是非使人銜冤者此字當惜

一幕客事參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穩即成冤獄司事者宜詳宜慎勿以屢駁而株連善類勿以淡詞而殃及無辜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一時快意他人永無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公門最易為善纔舉筆間即他人生死所係昔定國治獄而子為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人知舞文以受賄孰如積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一爭訟由於憤怒或多方勸諭令其解散或抑強扶



弱公道獲伸。何得教唆。以致傾陷。如薛敷。以刀筆營生。積財巨萬。後家以火燼。身以水亾。是不論曲直。勸人訐訟之報也。凡下筆有代駕虛詞。構人爭訟者。此字當惜。

一。夫婦人之大倫。或破人於未成。或離人於既合。損德莫甚焉。昔王固休妹婚。而全家暴亾。孫洪毀離。啓而仍復顯爵。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姻。離人夫婦者。此字當惜。

一。骨肉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為調護。豈可借筆舌以離間耶。昔冒公政代償贖女。副都之尊寵。非常費無極。讒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離間他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一。孤寡乃人之最堪憐者。遇之卽宜矜恤。倘乘機騙害。孤寡暗受其侵陵。而天之報施。未嘗或爽。凡下筆有陵孤欺寡者。此字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為相。每於往來文字中。見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魯公曰。好談人閨闔者。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

廣借字說

有屬人閨闈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一體相不具人生之大不幸也。一經品題。纖悉畢現。

昔平原君美人笑筵者而被誅。李昭言戲孫文懿。

而名愧非前車之覆歟。凡下筆有詩歌譏諷。犯人。

所忌者此字當惜。

一傳奇小說最易惑人或寫情郎之繾綣。或描麗女。

之幽懷。在作者不過逞鋒利于毫端。見者必致蕩。

佚其心志。凡下筆作淫詞艷曲。蕩人邪僻者此字。

當惜。

以上惜字十則。不藉資財。人人可勉。不費工夫。

時時可行。事雖在於舉手。功已極於靡泥。願我。

同志。觸目警心。不徒惜字於字。而惜字於心。斯。

予廣惜字意也。至由十則而類廣之。更有望於。

世之身體力行者。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一
古歡社約
江寧丁雄飛菡生著
予生有書癖初識之無便裁寸楮裝小帙聞保姆諺
語或瞽女歌詞挽人書之藏襟袖間九歲外傅師每
日拈十題命作破予總錄一冊時秋葵正茂私識曰
丁先生葵窗新藝王父見而大笑十三歲隨先君子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一

武林 王 焯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古歡社約

江寧丁雄飛菡生著

予生有書癖初識之無便裁寸楮裝小帙聞保姆諺
語或瞽女歌詞挽人書之藏襟袖間九歲外傅師每
日拈十題命作破予總錄一冊時秋葵正茂私識曰
丁先生葵窗新藝王父見而大笑十三歲隨先君子

宦溫陵。固文藪也。雖閉署中。先君子日搜典籍。予得肆披閱。燈燼雞鳴。率以爲常。凡手錄者。童子錄者。雖未等身。然已盈著。十九歲。自溫陵反。積有金數銖。一至虎林。虎丘。見書肆。櫛比典冊。山積五內。震動大叫。欲狂。盡傾所蓄。以易之。授室後。內子有同癖。結襦未十日。遂出奩中藏。四笏。昇予向書。隱齋。得數抱而返。自後簪珥。衿裾。或市。或質。銷于買書。寫書兩事。內子欣然也。予是時積書。幾二萬卷。後先君子西去。遺書二十廚。取而漚焉。分十二部。得櫥四十。藏心太平菴。

中菴。凡三楹。兩楹爲書所據。中一楹。置長几。胡牀。列丹黃。具香茗。予危坐。披翻湘簾。不捲。而神思靜穆。豁豁然。融融然。與書俱化。閨中三婦。俱弄筆墨。作楷。有會心者。指而錄之。蓋已合掌佛前。願終其身。老是蠢魚。問矣。因慨天下之同予癖者。甚少也。生平所遇三人焉。

畢湖目先生。萊州人也。爲先君子年友。通籍二十載。猶浮沉郎官。青蚨空囊。青箱充棟。在金陵。遇予。而水乳合矣。攜手促膝。竟日。卜夜無不研求。是事書廊。幾

家。搜覓已枯。又每撒騶。從同子向委巷。地攤殘物塵。封中踞地以檢。問得數葉。相視快心。後遷晉臬。刻有蟬雪。吮言十卷。寄甫到。隨聞先生遇賊不屈。靖節晉王坊下矣。

友人陶爾成。爽致樸懷。孝友性生。為人慷慨。善解紛。身不踰四尺。兩目如電。笑聲若雷。其嗜書也。真性命不易者。朝朝自櫛而几。如其先人之運甕時時自肆。而家如其先人之貫酒。金陵書賈星布。予五口一巡。十日一周。每至而爾成已先在矣。吾惡其捷足見櫻。

也。往往大罵。然不至如元章之就袖奪去者。以其同好也。聞臥室已滿。佛樓無跬足處。富哉。昨歲癯疾。舍此壘壘。縹緲而去。

今復得黃子俞。邨海鶴先生次郎也。先生文壇伊呂。藏書甲金陵。俞邨生時。先生將七十。從錦祿中。便薰以詩書之氣。年未二十。而問無不知。知無不舉。其精義。今且多方搜羅。逢人便問。吟咏聲徹窗外。每至予心。太平菴。見盈架滿牀。色勃勃動。知其心癢神飛。殆若汝陽之道逢麴車者。但黃姑馬路。予棲龍潭。相去

十餘里。晤對為艱。如俞邵者。安可不時時。語言取古。人之精神。而生活之也。盡一日之陰。探千古之秘。或彼藏我闕。或彼闕我藏。互相質証。當有發明。此天下最快心事。俞邵當亦踴躍趨事矣。因立約如左。遂縷縷述一生之奇癖之同心。有如此者。

每月十三日。丁至黃。二十六日。黃至丁。為日已

訂先期不約

要務有妨。則預日辭。

不入他友。恐涉應酬。兼妨檢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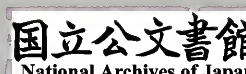
到時菓核六小器。茶不計

午後飯一葷一蔬。不及酒。踰額者。奪異書示

罰。

與從每名。給錢二十文。不過三人

借書不得逾月。還書不得托人轉致。



昔得本學錄亦以茲書不詳其人姓名

與書錄各條皆二由文不詳其人姓名

附

今得此一書一書亦不詳其人姓名

檀几叢書卷三十一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二

武林 王 焯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衍園清語

新安張蓋晉濤著

家庭三戒。一戒少年宿妓。二戒中年續絃。三戒老年置妾。少年當生育之時。弄璋弄瓦。繼祧承宗。正未有艾。豈可以一時之樂。而致毒累妻孥。及其子女流害無窮。悔何及也。務宜慎之。中年當涉歷之時。不幸

檀几叢書 衍園清語

一

二集

而失偶矣。使無所出。續娶自不必言。外此而或有所遺。無論子與女之多寡。長幼一取繼母。未有不生疑慮者。甚至幼者有凍餒之虞。長者有嫌隙之患。以至家庭荆棘。往往然也。何如娶妾以持家。納婢以撫子。豈不相安而易制乎。切宜酌之。至於老年當衰邁之餘矣。每有子孫繞膝。而忽動納妾之念者。巧其辭曰。鋪牀疊被。不知老夫女妻前賢所戒。無論窮精竭髓。自促其年。尤可憂者。設若生育男女。且爾身後之累。往往以全福之人。而自遺不了之慮也。可不慎乎。更

為老者戒之。

行醫而懸壺應世者。非行也。權術機變者。方謂之行。做戲而敷衍排場者。非做也。體貼神情者。方謂之做。讀書而尋章摘句者。非讀也。窮究精研者。方謂之讀。走名而吟詩作賦者。非走也。逢迎鑽刺者。方謂之走。凡此者。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也。

古物為俗人所玩。物抱奇。究旨。酒為俗人所嘗。酒當痛哭。好詩好書好文章。為俗人所讀。詩書文章。遭古今一大厄也。

飲食之道各有愛憎。而其大略則異同不甚相遠也。聊試舉之。以爲高明採。卽以茶論。其合乎美人之道者三焉。一欲其顏色之雅淡也。一欲其風味之香濃也。一欲其韻致之輕清也。此三者雖好惡不同。而品茶之道。要不外是。至於酒之中。更有三聖人之道焉。酒之所忌在濁。必求其如伯夷之清也。酒之清者易薄。必求其如伊尹之任也。酒之厚者易燥。必求其如柳下惠之和也。三者旣備。而醇醪能釀。總無過是矣。若夫烹庖之理。更有說焉。何也。脩之苟簡者。固不得

謂佳。卽脩之豐盛者。亦不得謂佳。脩之泛常者。固不得謂佳。卽脩之穿鑿者。亦不得謂佳。脩之厚而肥濃者。固不得謂佳。卽脩之淡而清虛者。亦不得謂佳。一取乎其味也。二取乎其色也。三取乎其潔也。四取乎其清也。五取乎其時也。六取乎其氣也。七取乎其配搭也。八取乎其調和也。九取乎其尋常也。十取乎其美器也。於此十者。講求庶得其大概耳。至於風俗之別。脾胃之殊。則又存乎人之變通矣。而要以得人爲主。得其人而指使之焉。往而不宜哉。

天下拂意之事。在名利場中。或可容其籌畫。若夫一
 飲一啄。一舉一動。儘有令人可憎而可笑者。又不克
 行我性情之真率也。安所用其籌畫乎。試歷舉之。以
 博噴飯。一科頭。跣足。納涼。而尊親忽至。一敲詩。正得
 佳思。而室人與言。一酌酒。喜遇良朋。而俗子罵座。一
 知己相訂。聯吟。而當事邀飲。一月夜。大張燈火。而風
 雨驟至。一梨園將演新劇。而生旦忽病。一古剎名山
 散步。而緣簿隨到。一旅邸訪得名妓。而同伴促歸。一
 作書。正當得意。而筆頭搖落。一奇花開得數枝。而蠶
 婢摘去。凡此數者。何足輕重哉。而其拂意則一也。故
 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信有之矣。

十愛 一字至十
空押韻

月 秋日 聞遠笛 不速之客 花開值佳節
 四圍新綠週密 烟波細雨橫舟楫 燈火迷離笙
 謔不絕 故友談心言語多真率 結伴離家任我
 山川浪跡

十憎 同前

泥 勢利 市井氣 自誇技藝 碌碌全無濟

檀几叢書 彷彿清語

夜○深○好○點○雜○戲○ 難○事○說○得○太○容○易○ 粗○知○風○水○頻
遷○祖○地○ 無○所○不○為○向○人○談○道○義○ 事○急○非○常○故○作
有○意○無○意○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三

武林 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鴛鴦牒

新安程羽文蓋臣著

譚友夏曰。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拘父母。
板作不能成對。齋情而死。乃悟文君奔相如。
是上上妙策。不知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
總統。其長官號氤氲大使。冥數當合者。須鴛

鴛牒下乃成。如此即咎有所歸。正不必致怨。高堂也。春風在手。抹殺月下老人。隨舉彰彰。缺陷者。各下一牒。為千古九原吐氣。

武嬰英華鮮顯。詔可催花。空借配魏武帝鎖之銅雀臺上。無使播穢。杜晨。王昭君。淒情婉調。青塚難埋。空配蘇子卿。旄落檀殘之餘。咻琵琶一曲。併可了塞外生子之案。謝道韞。柳絮逸思。潘安仁。花封冶意。一則風高林下。一則美擅車中。移花就柳。端不恨天壤。王郎。班氏昭淵。深典瞻空。正配鄭康成。六經為

庖廚。百家為異饌。薛濤。巧偷鸚鵡。色借鳳凰。空作風塵染。濫空遠配張緒。楊柳。魏收。蛺蝶。舉止輕儇。恣其佻達。蔡文姬。靈心慧齒。辱跡穹廬。空續配禰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漁陽三搥。鼓宮商迭奏。悲壯互陳。王韞秀。挺勁孤卓。惜其稍有炎心。空故配寒郊瘦島。以消之。不然亦直配李長源。十六年宰相妻。克善厥終。鮑令暉。清斲另巧。空硬配庾信。徐陵。庶可珊瑚鬪咽。琉璃鬪舌。甄后。玉固。有香。花亦解語。無奈雨妬風狂。塘上一行。字字沉痛。空奪配陳思。王慰

此洛神癡賦。蒲生怨詩。杭妓周韶。澹遠瀟迴。有邁俗之思。空操茶具。暫配陶學士。郵亭煮雪。而後念觀音般若。經終配蔡君謨。鬪茗。侯夫人。尖酸宛惻。畢命梁下。空鬼配薛道衡。燕泥落禍。異事同傷。江采蘋。俊朗高潔。抱恨樓東。空遙配孟浩然。林君復。肆癖湖山。共對寒梅索句。崔鶯鶯。嬌憨淫冶。空身配韓致光。李義山。以香奩西崑。諸艷筆。貌其柔柔。款款百世而下。又神配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謝其寫照。摹情。令當時薄倖。微之羞死。蘇若蘭。迴文一錦。曠哉。

天孫正紫。解人不可得。空擇配楊德祖。共參曹娥碑。陰雞助話謎。朱淑真。圓音曲轉。因此鴛席。空任配蘇子瞻。秦少游。晁無咎。陳季常。黃山谷。王晉卿。晏同叔。蘇子美。柳耆卿。輩綺舌交酬。錦腸不斷。班婕妤。左九嬪。高厚渾朴。永巷索居。空留配簡文帝。綱元帝。繹可以。麗句陶情。規言贊理。步非烟。慧語誰聆。嬌花不賞。飄香墜粉。亦復何疑。空遣配宋子京。助修唐書。倦則命酒。酣歌。今天不曉。花蕊夫人。短拈小摘。輕織為妖。空近配徐鉉。舒雅。李昊。韋莊。韓熙載等。風。

流一代不天斧斤。遼蕭后騷雅纏綿。焚椒最慘。宜
聊配蜀主和。唐主煜。頗諳情緣。且以宸葩。媲美魚
玄機。疎瘦亭亭。宜冷配張志和。嘲烟弄水。不然亦乾。
配貫休。齊已。以伴遂初。黃崇嘏。奇跡突出。千古難
雄。宜合配鄉人。司馬長卿。楊子雲。王子淵。李太白。同
筮仕于大周。如意建元。為牝朝雌相。李清照。曠爽
超越。播遷以還。貽羞牙儉。宜續配王十朋。謝希孟。米
元章。陸務觀等。以金石剩錄。樂此桑榆。曹比玉。風
操。適上守貞三十載。未免情枯。宜勸配楊廉夫。臥起

小蓬萊。榜門不下一笛一琴。唱予和汝。楊容華。鶯
吭亮。溜鵲鶴。非羣。宜卽配王子安。駱賓王。盧昇之。蜚
聲振藻。不忝四家。王婉儀。冲華賦骨。騷腸顛危。抑
鬱。宜賜配文文山。共唱滿江紅。一曲氣吐為虹。張
惠連。霞姿月韻。春夢樓高。宜聽配高則誠。馬東籬。鄭
德輝。白仁甫。詹天遊。等節紅牙。以度曲。秦女子。羅
敷。陌上歌長。箏中聲遠。半誇半謔。微睨侯王。宜配甯
戚。馮諼。與扣角。彈鋏。嗣響。漢津吏。女媧。慷慨悠揚。
膽與識。並宜配。尹伯奇。介子推。以礪忠孝之助。嚴



幼芳嬌啼嫩語。偏覺鐵中錚錚。空配馬光祖文及翁。以筆舌作中流之砥。關盼盼。燕羽差池。空樓不暖。空配白樂天。蹴絲銜紅。呢喃于桃。天柳暉之間。李秀蘭。徐月英。談諧歌笑。機捷轉輸。或配張籍王建。捧硯。或配盧仝陸羽煎茶。或配劉伯倫馬賓王。作酒佐。致逸趣別。事事咸宜。鄭月流。英資秀拔。屈身傭販。琵琶亭。一作情見乎詞。空分配白傅淚。鄭潛詩。東籬曲。不使有老大商婦之歎。李弄玉。鸞影早孤。哀憤成響。藏名隱語。不減驛字雞碑。空巧配謝靈運沈初

明以離合諸作。慧解叅微。破其岑寂。光威哀姊弟。三人聯輝競綵。幾使棗萼無花。空急配王勃。王勔。王劇。三株樹。錦披繡錯。合映一庭。郭紹蘭。別淚成吟。傳情燕翼。空送配王謝。其乘飛雲軒。借老烏衣國裏。劉采春。雖羅噴曲高。足敵元才子。然鱸魚不戀。半分葦蕙叢。裴柔之之愛。空奪配賀知章。一觴一咏。受賜鏡湖。其餘名氏未彰者。不必另配有佳偶者。不可另配有烈節者。不敢另配。一仍舊牒而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四

武林 王 晬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被菴黛史

句曲張芳菊人著

臨川章子大力。於坐睡食酒香五者。有疏焉。謂之曰史。猶雅言或佐之史也。坐睡食酒。皆有香以生其清微。而常於坐為睽。坐獨事也。除神之庭。神將自明。餘三非能以獨為事也。



自他有耀。居一於對。居一於旁。居一於偶。值也。對言室也。旁言媵也。偶值言伎也。邇有患焉。多有患焉。邇則媵多。則落。媵敗。吾守。落去。吾事也。是故有取於黛。黛以遠為其義者也。予故戲續一疏曰。黛史其日有六。曰厚別。曰養麗。曰靜娛。曰一儀。曰鍊色。曰禪通。

男女之遇有賓道焉。禮文繼繼。重之固之。盞合燭出。取於昏夜。事如寐矣。黛則以明相見也。珠玉以心之。琴瑟以好之。朝日夕月以潔齊之。致恭於他饋之間。

而屏昵於裳帶之末。室事之所辨也。家事之所成也。不相辨也。而相辨也。是曰厚別。

倩以為巧。盼以為美。詩詠碩人。曲而盡矣。倩之巧盡。或傳諸聲。盼之美盡。或寓諸容。聲有逞焉。容有佚焉。巧美之得全者。或寡矣。聖人惡其盡也。罕譬諸繪事。繪事猶人為也。黛則幾於天事矣。倩盼之上。不示其巧。不見其美。而美巧之質。恒藉之以相全。其惟看乎。看之在首。居質于空。有之間。而著文於髮。頰之際。所謂無用之地也。閑靚而明惠者。善藏于無用。非倩與。

盼之所可盡。是故雅步以安目也。善睐以安着也。着目之間。面首之所以致清也。四末之所以致端也。喻其端清。不言而得矣。是曰養飛。

人生無歡。歡如家室。其頃焉耳。童穉之昵。不知其莊。農戍之睽。不知其厚。貴富之靡。不知其淡。貧老之瘁。不知其幽。今夫面首。身之上也。手與足。身之四末也。緩其結束。四末散弛。無有上也。但橫陳耳。一棄離之。其鄙滋甚。由是鬣填以為觀。瑤齒丹唇。形其艷。袿裳以為粲。秀腰修領。見其都。若是者。猶常均之質也。今

夫黛之為娛也。春烟可懷。則歛裳修褱。夏草未歇。則約帶倚風。閑軒秋爽。則角茗讐書。曲室冬清。則然燈弄翰。妝臺不借於鉛調。丈室無妨於花散也。故京兆之廡。可以由房。可以節色。不謂之昵。文君之遠。可以當壚。可以乘駟。不謂之靡。是曰靜娛。

喜顰語默。黛之四儀。心止於所。可以有儀矣。故喜之守黛也。審顰之守黛也。審語默之守黛也。審暄景舍。羨黛之喜也。微雲拂漢。黛之顰也。朱絃拂袖。黛之語也。清月翳林。黛之默也。喜顰語默。無作也。而感諸黛。



黛無作也。而感諸近侍。感諸同類。感諸君子矣。故息
媯不言。強宰銷其蠱術。李妹善對。獐姬戢其囂風。是
曰一儀。

夫圭窻之息。非有卻扇之姿也。縫裳之嬪。非有出鏡
之艷也。蹇修難託。自成其廣。永矣象服未施。自見其
清揚矣。雖然。此猶以黛爲黛也。房敖之由。其質彌端。
其文彌婉。徐淑之裁。翰蘇蕙之陳圖。以手爲黛也。越
人歌其山木。謝女咏其白團。以口爲黛也。雖然。此猶
近於黛者之黛也。夫晦朔相望。以爲明者也。澤山無

心以爲成者也。無所怠於其終。禮以爲之前矣。無所
怨於其末。恩以爲之裏矣。恩禮不匱。無易悴之齡。是
曰鍊色。

鷲嶺之言。有色諸天。兼乎麤妙。形墜卽欲。情超卽禪。
分界有三本一境耳。如登山然。曉則堆藍。暝則柴紫。
當其漸遠。蒼蒼橫翠。已而遙辨一抹雙螺。邈若雲霄。
不知同在地上也。心無正因。宛成流濫。彼以故意。此
以新姿。懟已生矣。薄已成矣。是故黛之爲質。僅有而
已。有亦無也。何從執哉。知有之無。是曰禪通。

往予有食色觀刻之楚中海內見者第以為梵
夾精言耳意者觀與食色猶二也今復拈黛史
夫彼已不啻有雙眸觀我矣若之何如馳而不
知止也子瞻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以視解人定不河漢

陳伯璣曰此於經理總完得一別字義耳入禪
菴手龍見鳥瀾乃有無限妙雋先以欲鈞牽後
令入佛智豈此謂歟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五

武林 王 焯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小星志

秣陵丁雄飛菡生著 江寧胡其毅致果刪訂本

易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
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
不猶。衆妾進御于君不敢當爰見星而往見星而
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言其所以如此者由于

所賦之分不同于貴者是以淡以得御于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也

禮行役以婦人

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

魏表魏淮陽王孝友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王侯官品一至九置妾各有數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而聖朝忽棄此數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嘗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迤邐內外親知其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

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彼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不妻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

按律七出條內一曰無子一曰妒

禮記卷三十五 小星志

卿大夫不可無侍妾。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不可以褻行目之也。聖賢之同于凡夫在此，儒行之別于二氏亦在此。然而漁色實士人之大戒也。與其漁于色也，孰與無二色？勢必不能無二，而念亦難于頓絕。則有品節限制之權焉。按禮古者五等諸侯皆有八妾，降及于士則一妻一妾。國朝之制因之。藩國親王額設支俸之妾八人，郡王不得過四人，鎮奉國將軍不得過三人，則官僚當從郡王將軍之例無疑也。士即大貴妾不得踰三四人，侍婢不嫌倍之。庶人雖擁素

封之業，置二妾猶不大違于禮。內則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是也。否則踰分矣。媵婢則可量寬其額，而過多亦導滯之罔也。

至于弱冠治經之士，褐未及釋而一妻能治內事，則置妾乃荒業之端。待壯年艱嗣而議納妾，未晚也。媵婢則通房之所必須，而亦以少為貴矣。然愚猶以為傳家之道，子孫果能遠色貴德尚矣。設有好佚遊好，晏樂之氣質，則寧聽其漁于妾婢，而務禁其漁于外色，為其上干國憲而下比羣奸，此喪身亾家之本。

也。

儀禮名夫爲君。名正室爲女君。妾猶稱曰側室。婢之有子者曰婢妾。卽側室亦不得稱矣。故夫之臨妾也。以君道爲夫道。但有侍立而無侍坐。妻之臨妾也。以母道參姊道。與夫同席。不命坐。與夫別席亦命坐。妾與子婦相參承。夫恒貴子婦而賤妾。以子婦有承祧之責。而妾則不耐於廟者也。妻則上妾而下子婦。以妾任事。夫之役。而子婦則事我者也。故妾侍夫側。嘗爲子婦作引導。侍妻側。則女若婦俱當以肩隨之體。

讓妾。亦有不必須讓者。宗子婦之長于父妾者是也。婢妾又下妾一等。而不得與嫡子之婦同班矣。蓋婢有子而附名于妾。仍婢也。夫亦以婢臨之而已。妻則爲夫爲子。當稍優其待。而進之羣婢之上。然亦班于妾後。而不得如妾之命坐也。飲食寢處。則當使之越羣婢班焉。卽無子而久御于夫者。亦與之相上下可也。大槩妻之待婢妾。與夫待妾之體同。婢妾之待妾。與妾待妻之體亦同。而先後進之闕。復有辨。媵婢先妾而進。又或先妾得子。雖壓于女君。不得如妾之同坐。

席隅而聚于側室中。亦可以肩隨之體分左右。但當讓妾一肩。若後妾而進。則雖有子而難與妾比肩矣。妾有多體。而所生之子無貳體。子事所生之母。則不得與嫡母同體。妾與婢妾之臨其子也。亦不得與嫡母同。蓋參食母之體於其間。以避尊也。

古人寢榻之處。非妾不與。故雖多子。亦不廢妾。意固以妾者接也。我可褻視之耳。

禮昏義。天子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鄭康成云。后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

一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八十一御妾當九夕。十有五。五日而周。梁國子博士清河崔恩撰三禮義宗。有后夫人進御之說。凡后夫人進御。自下而上。十五日。徧象月初漸進。至甚。法陰道也。婦人陰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于內。晦者陰盛。望者爭明。故人君尤慎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妾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三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爲十五夕。

明十六夕。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于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遍。亦從下始。漸至于盛。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爲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爲五。故五日而遍。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凡七嬪以下。女御以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

不得御矣。卿大夫士妻進御之法。亦如此也。

金生云。御妻妾有術。此語似非實。是蓋惟誠動物。妻妾間豈用術之地。然婦人女子。見偏性執。非假術以御之。不可有術。然後駕御安妥。歸于和洽。究竟亦是誠而已。一人處內不和。唐一菴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外便得和一菴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遷。凡人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後便不續。久則變。變則通。所以自防者。須吝情。吝情者。須疎迹。夫之于妾。何以不言服。蓋惟情有輕重。難于預定。在

人以義起之耳。甘泉先生為蒯氏服九月。以其代妻事母。久而慈子有成也。後之服妾者擬之。禮記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六

武林王焯并麓

天都張潮山來同輯

艷體連珠

吳江閨秀葉小鸞瓊章著

髮

蓋聞光可鑒人。諒非蘭膏所澤。髻餘繞匝。豈由脂沐。而然。故艷陸離些。曼鬢稱矣。不屑髭也。如雲美焉。是以瓊樹之輕蟬。終擅魏主之寵。蜀女之委地。能回桓

檀几叢書 艷體連珠

婦之憐。

看

蓋聞吳國佳人。簇黛由來自美。梁家妖艷。愁妝未是天然。故獨寫春山。入錦江而望遠。雙描斜月。對寶鏡而增妍。是以楚女稱其翠羽。陳王賦其聯娟。

目

蓋聞含嬌起艷。乍微略而遺光。流眄揚清。若將瀾而詎滴。故李稱絕世。一顧傾城。楊著回波。六宮無色。是以咏曼睩于楚臣。賦美眇于衛國。

唇

蓋聞茵茵生華。無煩的絳。櫻桃比艷。豈待加殷。故裊裊餘歌。動清聲而紅綻。盈盈欲語。露皓齒而丹分。是以蘭氣難同。妙傳神女之賦。凝朱不異。獨著壽素之文。

手

蓋聞似春筍之初萌。映齊紈而無別。如秋蘭之始茁。傍荆壁而生疑。故陌上采桑。金環時露。機中織素。羅袖恒持。是以秀若裁冰。撫瑤琴而上下。織如削月。按

麗几菱書 艷體連珠

二集

玉管而參差

腰

蓋聞玉珮翩珊。恍若隨風欲折。舞裙旖旎。乍疑飄雪。餘香故江女來遊。逞羅衣之空窄。明妃去國。嗟繡帶之偏長。是以楚殿爭織。最憐巫峽。漢宮競細。獨讓昭陽。

足

蓋聞步步生蓮。曳長裙而難見。纖纖玉趾。印芳塵而乍留。故素毅蹠蹠。恒如新月。輕羅婉約。半蹙瓊鈎。是

以遺襪馬嵬。明皇增悼。凌波洛浦。子建生愁。

全身

蓋聞影落池中。波驚容之如畫。步來簾下。春訝花之不芳。故秀色堪餐。非鉛華之可飾。愁容益倩。豈粉澤之能妝。是以蓉暈雙頭。笑生媚靨。梅飄五出。艷發含章。

七夕

蓋聞神女行雲。皆由于誕。姮娥奔月。亦豈為真。故世咸謂曾得支機之石。私竊以為未至飲牛之津。是以

乞巧空傳。誤捉蜘蛛之織網。填河何據。漫言靈鵲之渡人。

附 劉孝綽有艷體連珠。季女瓊章。倣之作。以呈予。予為喜甚。亦一拈管。然女實有仙才。予拙不及也。沈互修宛君作。

髮

益聞魏妃雙翼。艷陸離而可鑒。漢后四起。曜眩儵以齊光。故盛鬢不同。豈資膏澤。如雲飛鬢。自有芬芳。是以鬢曉秦宮。競紫粧之繚繞。憐生晉主。垂委地之修

長

眉

蓋聞修蛾曼睩。寫含愁之黛葉。新月連娟。效寄情之翠羽。故遠山堪入望。于邛壚。曉粧無倩。畫于張嫵。是以承恩借問。枉自爭長。淡掃朝天。方難比媿。

目

蓋聞朱顏既醉。最憐炯炯橫秋。翠黛堪描。詎寫盈盈善睩。故華清宴罷。偏嬌酒半微闌。長信愁多。不損泣殘清采。是以娛光眇視。楚賦曾波。美盼流精。衛稱頌

態。

唇

蓋聞勻檀傅麝。其如洛水之辭。寫絳調朱。豈若巫山之韻。故歌憐白紵。貝微露而香聞。笛羨綠珠。蒼半啓而紅運。是以芬澤非御于桃顙。茜膏無加于櫻暈。

手

蓋聞流水題紅。無非柔荑寫恨。盈襜采綠。亦因纖素書情。故春日迴文。逞摻摻于機錦。秋風搗練。響皎皎于砧聲。是以魏殿神鍼。更誇巧製。玉奴絃索。不負時

名

腰

蓋聞嫋嫋織衣。非關結束。而細翩翩約素。天生柔弱無豐。故飄若春雲。常愁化綵。輕如秋雁。還恐隨風。是以色冠昭陽。裙有留仙之襲。巧推絳樹。舞傳迴雪之容。

足

蓋聞淺印蒼苔。祇爲沉吟獨立。遙聞環珮。却因微動雙纏。故窄窄生蓮。東昏于斯。娛矣纖纖。移襪陳思賦。

檀几叢書

艷體連珠

五

二集

其可憐。是以看上苑之春。落紅空襯。步廣儲之月。芳
綠生妍。

...

檀儿叢書二集卷三十七

武林王暉 丹麓

同軒

天都張湖 山來

戒殺文

嶺南黎遂球美周著

殺之當戒。不俟余言矣。奈世人迷于殺運。哂
為異端。則豈漁佃聖人。真為戕賊之祖乎。吾
欲令之語塞。不避言酸。爰贅左方六則。有生
意者。望垂察焉。

其一曰舉動之宜戒也。啓蟄不殺。先賢行之。不踐生
物。走獸且然。余觀世人嗜殺成癖。如螻螳蟲蛾。遇之
必加壓撲。充其一念。直可以囊血射天。剖腹視孕。夫
殺之而無益于已。不殺而無損于已。亦將曰吾不得
不殺。恐同異端乎。持戒者請從此始。

其一曰自養之宜戒也。食無求飽。聖人言之。士恥惡
食。未足與議。今人日享葷鮮。以為得計。為已之生。致
物于死。豈知萬病之源。皆從口入。且味重者其氣亦
重。七尺之軀。啖蔬飲茗。神思自清。乃必欲使一副皮

囊常袋腥穢。不亦惑乎。即或業成饑口。必得大嚼。然
後快意。亦試究觀。珍羞滿前。入腹裏已如何臭濁。此
皆殺後魂氣。攻報于我。何可不戒。

其一曰讌會之宜戒也。古人烹宰以時。非報成功。則
享有德。故或不惜物命。然且以昭物力。亦非時不舉。
成禮而已。今乃戕物之命。耗物之力。寒爐暑舸。輒命
庖刀。檀板花枝。皆其死所。未合賓主之歡。先泣羽毛
之血。夫酬酢往來。亦人生難廢。然如世人者。不過欲
借彼賓朋。暢我口腹。且廣列滋味。以親平生。其于獸

畜豕交有何異乎。王逸少曰：一觴一咏亦足以暢敘幽懷。奚必多殺物命以為敬客。倘客非王敦老賊，必當惻然安足為敬。其一日：祭祀之宜戒也。放之于禮，太牢少牢，厥有攸用。三鼎五鼎，厥有攸分。亦惟其人有功于物，故祭之以物報之。然猶四方獵較，不以之供岳瀆神祇，不得僭賣。今士庶之家，輒用牲牢，且孝子不守忌口之喪，而羅珍筵以資歡笑者有矣。愚民日行逆天之事，而設品物以求禳解者多矣。豈知煎烹肥膩，徒飾美觀。

致敬虔誠亦愈取罪。毋曰麩為犧牲之可笑也。倘知戒其非禮，亦何至殺。

其一曰：養老之宜戒也。七十非肉不飽，故孝子養親必有酒肉。然而亦有戒焉。如孟春之牝，不滿尺之魚，供之豈足為孝。况苟非吾親，淡嗜則五淨之肉，何不可養。故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豈知期頤遐壽，調理有方。物生親生，兩非相悖。若不問所宜，輒以供奉，是謂以己之好殺，陷親于不仁，敢不戒哉。其一曰：相噬之宜戒也。萬物並育，原不相害。古人如

犀象虎豹蝗鱉之類亦惟驅而遠之不便加殺今或
 遇一蛇一蝎不思遠避乃殺之惟恐不及是雖恐其
 害已且能害人豈知彼之于人豈真欲得甘心不過
 殺機相犯時一遭之止人人室中所不經見如彼毒
 物正有如許而亦未必受其毒害可見吾人機心不
 設雖獅龍猛虎狎如鷗鳥如以殺為意恐未能殺彼
 先遭彼殺至于蚊虱之類惟宜放之遠之非不能盡
 殺何必殺也

嗚呼殺運不除殺氣日張不殺是佛殺豈是儒請作
 偈曰儒者殺不殺佛不殺不生殺一可生萬學儒不
 學佛戒殺為眾生學佛不學儒不殺安得生不生安
 至殺生既不即空而殺則可戒我觀殺生人生生相
 殺故

戒殺文

拙儿叢書二集卷三十八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九喜榻記

秣陵丁雄飛菡生著

年來息交絕遊。一味靜坐。覺廣廈俱屬長物。得一方
牀。結跏趺足矣。一日過友人齋。一榻堅好。撫而愛之。
友人爰舉以贈。大慰夙懷。移置心太平菴中。檀香一
線。素帷下垂。湛然深廣。身世兩忘。因念前哲來瞿塘。

九喜榻記

先生長年學道萬念盡捐。每入枕酣寢自如。有九喜焉。因以名榻。予今日亦次予之喜于榻左。一喜多藏書。二喜聞人習筆墨。三喜不能飲。四喜不解奕。五喜爲世所棄。六喜得名師。七喜攜眷屬居山水間。八喜無病。九喜年未五十。家務盡付兒子。翛然世外百年之內。前有來先生。後有不肖。俱于榻結歡喜緣。榻于是乎傳矣。先生之所謂喜。亦附于末。一喜生中華。二喜丁太平。三喜爲儒聞道。四喜父母兄俱壽考。五喜婚家早畢。六喜無妾。七喜壽已踰六十。花甲之外。

八喜賦性簡淡寬緩。九喜無惡疾。

附

張興公師曰。予亦有九喜。以世界爲牀榻。一喜藏書少。二喜無聞人習筆墨。三喜隨意飲。飲則暢談。四喜人對奕。于座默然。五喜漸能不棄厭俗人。六喜得師。亦能自得無師。七喜自游山水。八喜病常作知識。九喜兒子曉世事。助結歡喜緣。

黃俞邵九喜榻詩云。木槁不知年。雲間已忘世。夫君靜者徒。真想結襟袂。一榻九喜陳。臚列得次第。汪洋富奇編。冥搜浴理際。文雅涉風流。締交兩伉。

一儷不飲亦不爽。陶陶有真契。或喜世我遺。或喜師
我礪。喜結山水緣。喜無疾疹疹。烟霞錮膏肓。水石
作良劑。更後問所喜。擺落如遺蛻。大兒把鋤犁。小
兒賦租稅。老夫何所爲。倚杖拾遺糶。朝飯一盂香。
午枕半窗霽。晨興問花開。夜坐警雀唳。或行烟水
涯。逢僧一小憩。或對妻孥語。共作無生計。或時跌
榻間。羲皇邈如睇。或時揮玄塵。談鋒落叢筍。或時
悟禪悅。妙解得真諦。或時遊華胥。栩栩復洩洩。或
時入兜玄。鹿革驅小衛。或時化遼窠。秋風吹老淚。

老去慵有餘。年來貧不替。述史麟鳳悲。筮易天地
閉。吾衣從破穿。吾食從粗糲。頰仰卒吾生。無煩過
墓誓。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檀儿叢書二集卷三十九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行醫八事圖

白門丁雄飛菡生著

予家世以醫名。始祖德剛公。任醫學訓科。因缺令。遂
署縣篆。以縣人治縣事。有執有守。上悅下安。亦異事
也。後傳會祖竹溪公。藝益精。名益噪。著醫方集。空蘭
閣秘方。痘科玉函諸書。家戶奉為指南。至今子姓相

檀儿叢書 行醫八事圖

二集

習未之或改間有宦遊者亦諧炮製攜刀圭藥囊不離左右視為急切事若先君子則研究愈淡著有病言小康濟蘇意方行世蓋實實探抉精蘊不敢以三指不明悞人七尺者予慨輓近行醫未免草率夫醫非易事也病者望若神明醫者當竭心力因讀韓飛霞先生醫通而有感焉蓋醫有八事謂地時望聞問切論訂也今立圖凡治病以圖填之 一地審問何處人風土稟賦不同 一時按節氣感觸之異 一望形有長短肥瘦俯仰疾徐清濁色有青黃紅白黑

須合四時 一聞聲有五須合五臟肝呼肺悲腎呻脾歌心噎 一問何日為始因何而致曾經何地何處苦楚晝夜孰甚寒熱孰多喜惡何物曾服何藥 一切左部寸浮本位中取沉取關浮中沉取尺浮中沉取右部寸浮中沉取尺浮中沉取 一論其人素稟孰感其病今在何處標本孰居畢竟如何服藥如何息病 一訂主治用何藥先後用何方各各填註庶幾病者持循待續不為臨敵易將之失而醫之心思既竭百發百中矣或曰八事兼施得無瑣瑣子曰

醫人之司命也。為謀不忠，非仁術矣。誠有濟人之心，又何憚此煩瑣哉。况病者在水火鑄中，安得以粗浮應之。予家世醫，其先自我子姓行之，并遍勸同志，存天下之負病，早愈一日，則所積無窮矣。圖具于左。

圖式

某某齋

審風土

按時令

望形色

問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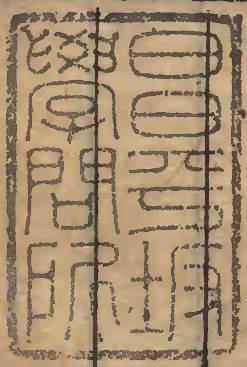
問情狀

切脈理

論方法

訂藥物

住某處



行醫八事圖

木ノ言言 卷三十九

三

集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